

永恆懷念

■ 汪郁榮／醫學100歲

你知道嗎？我在過去這一年裡，最懷念最感謝的人不是已辭世多載的祖母；不是對我呵護倍至、讓我衣食學費無虞的父母；不是我過去求學路上幸運的對我所提攜栽培的原師長；也不是和我歡笑中夾雜汗與淚共度許多美好青春時光的朋友，而是僅相處了四個多月的你。噢，可惜你或許永遠都不知道吧，因為我們在未來也不會有碰面的機會了。

猶記會面的那天，為了不要讓閱報人等干擾或被我們盛重的恭迎驚嚇，我負責持續的按著電梯維持開啓，直到你由一夥男同學從地下一樓的長梯坡道緩緩運送而來。一路上大家都顯得過度的肅靜了，我的目光也和眾人一樣地聚焦在電梯的樓層顯示閃爍燈號上。引著你進了寬敞的五樓，我才打量了你的面容。你緊抿的雙唇是不帶微笑的，頗有些長度的鬍鬚和暗沉的臉色更增加我對你油然而生的敬畏。無意間碰觸到你的肌膚，我瞬間能明白原禮夫人和她未來的丈夫一皮埃·原禮初次見面握手時，她帶給這位男科學家那種難以相信是真實的粗糙度所造成的衝擊震憾是什麼樣的感受，雖然你是男性一堂堂超過

一米八的壯碩身軀不言而喻。

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明白來到這裡所要接受的待遇是什麼，能稱得上禮遇的大概也就只有會面那天及之後某天類似歡迎感謝的儀式罷，之後長達四個多月的千刀萬剮是你已經預知的嗎？你知道十多個和你基因差異小於1%的、和你無冤無仇的人將把你慢慢地剥皮、分肉、抽筋經、挽血管，一邊將油亮濕淋的脂肪刮到雪白的瓷碗裡？第一刀穿透你的那一刻，我腦海裡迴蕩無情的殺手屠戮無辜的人時，那可能的淒厲慘叫與不甘。殺手的心裡都在想些什麼，以我的身分又該想些什麼？我不自覺的抬頭望向你，似乎覺得你最有資格給我答案：你堅毅地仍是緊抿雙唇，連眉頭都不抽動，彷彿我刺進你的那刀是裡直氣壯，而你早已打定主意要用勇氣與諒解去包容我對你不流血的凌遲。說到凌遲的手法，我和我的同學們在這點上都無奈的責出於藍，教授們顯然不樂見這個事實，不得不在看到你被過度密切監視時，接過我們手中的凶器，展現殘忍與慈悲並存的藝術。

於是在你和我初遇的第二週，我描劃了你的左側第六、第七肋骨，在撫摸你的橫膈膜，和我的同學們不加摘開的胸挖出你美麗的心與肺，並製解了你被癌細胞驚人放大的肝。第四週，我看著不成形的脾胃胰腸，思索你是用如何的意志面對橫暴不受約束的惡魔在你的腹部恣意茁長。第六週，你用比尊嚴更高貴的姿態向我展現異性生殖器的精妙。第十週，我觸著你的二頭肌，想著你如要掙扎，只消輕輕一揮就可打掉我正無禮遊走於你上肢peripheral nerves間的觸子，但是你仍然只是沉默。第十三週，在骨屑紛飛中，我們用電鋸代替唇親吻你的額頭，在看到隱藏人類奧秘靈慧的那些灰白凹曲之際，熱吻的尖銳聲響似乎還持續撼動我的鼓膜。

然後，我們挖了你的眼，擊了你的耳，將你的頭顱剖半直至頸部，我的手指沿著你的鼻中隔滑向咽喉。你空洞的胸膛已不再傳出悸動，然而我捧著你的心，彷彿一種執著仍從你的右心房源源不絕地流出。

一月最溫暖的那天，是能為你做些彌補的最後機會。我們在你片片分離的皮膚上劃出小洞，將本該平滑無痕的地方用棉線留下大愛與感恩交織的印記。潔淨的白紗布一層層將你從我的視線隔離，一個與我幾乎天天見面的熟悉身影正式打包進四個多月的記憶。

我們不曾交談過隻字片語，然而你是真實地用無聲的話告訴了我造物賦予人體奧妙的偉大。我無數次想像怎樣的嗓音才得配超越陰陽的無私奉獻，可惜終歸是無緣親聆。

你那小我四歲的活潑可愛女兒為我們帶來你年輕的兩張照片。我看著你與翠樹碧水相輝映的陽光笑容，跨越十數載的熱情從紙微黃的邊緣傳遞到我指尖。此刻你的身影正在醫學院五樓的紀念展示櫥裡一隅對我微笑，而我真正熟悉的你的軀體則在地下一樓靜靜等待最後回歸儀式。

刀鋒的芒光穿透肌膚的那一刻

我們的生命

在現在進行式與過去完成式間

有了交會的語言

你是天主派來凡間看望一萬四千次日

昇月落的天使

重回到月亮的空間

身留給太陽的世界

我用銀冷的器械

讀你溫愛的訊息

曾經有一個天使允許我

在他身上記下所有

若是發生在未來

將讓人痛徹心扉的話

永遠的謝謝您，我敬愛的大體老師李基真先生。（李基真先生為虔誠基督教徒，與肝癌奮鬥後於三十八歲回到主的懷抱。）